

易

說



11974

易

說

趙善譽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易說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金壺
及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書版
本同守山有錢熙祚跋故據以
排印

欽定四庫全書提要

易說四卷。宋宗室趙善譽撰。善譽字靜之。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。累遷大理丞。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。事蹟見宋史宗室傳。是編載陳振孫書錄解題。振孫稱其每卦爲論一篇。蓋爲潼川漕時進呈之本。今考其書於各卦名義之相似者多參互以求其義。如云頤。井。鼎皆有養人之義。豈非養人之利溥。故多取象以示人耶。又云三卦義雖不同。皆以上爻爲吉。故頤之由頤。井之勿幕。鼎之玉鉉。皆在上爻也。至於各卦之六爻。亦往往比類以觀之。如乾卦云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。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。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。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爲也。聖人之言纖悉委曲。一至於此。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。論坤卦云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。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。又云履霜戒於一陰之生。括囊戒於多懼之位。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。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。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。論頤卦云頤以養正而不妄動爲善。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。故三爻皆凶。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。故三爻皆吉。論革卦云內明則見理必盡。外說則無拂於人情。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。論節卦云六四一陰柔而應於初。又上承九五之陽。能安於節者。安則無所往而不通。故曰亨。承上道也。九五居尊得位。剛健中正。節之當者也。當則無所往而不可。故曰甘節吉。往有尚。以其在臣。故曰安。曰亨。言已能安之則亨也。以其在君。故曰甘。曰吉。言施之天下。人皆美之。然後爲吉也。其論皆

明曰正大。朱子謂其能擴先儒之所未明。馮椅易學亦多取之。謂其能本畫卦命名之意。參稽卦爻象象之辭。以貫通六爻之義。而爲之說。蓋不虛美也。自明以來。外間絕少傳本。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。已佚。今永樂大典具載於各卦之後。僅缺豫、隨、无妄、大壯、晉、睽、蹇、中孚、八卦。因搜緝成編。資說易家之參考。宋史藝文志本作二卷。今以其文頗繁。釐爲四卷焉。

原序

昔者煇之先公喜易。早歲集諸公書而錄之。晚以禁從侍筵。乃得光堯御書乾卦以冠篇首。遂爲世寶。煇幼而肄業於他經。皆略通理義。其於易蓋亦成誦。至究其說。則茫然如繫風捕影。莫得窺測。時於文字雖復援證。而實不了然也。年三十餘。乃似有所入。嘗以叩親舊之治易者。曰。以卦爲時。以爻爲位。而觀易。其可乎。則笑而應曰。某但作時文耳。初不窮經也。煇雖不得問。而自此亦稍能措意。遇易家書。得以覽觀。有言之者。得以應酬矣。然止於涉獵。終不能究極有所論著。去歲假守安陸。而武陵故人畢希簡叔文寄示恕齋易說一簣。伏而讀之。犁然會心。簡而備。婉而通。深而不晦。奇而不鑿。渾渾乎其純也。原原乎其正也。是誠可與同志共之者。獨患板大。非書生巾衍所宜。欲易爲小本久矣。適方開鄖溪集。未暇及茲。畢工則有餘板。乃俾錢之。庶以廣傳。非特真學易者得爲指南。雖從事科舉。而用是馳騁敷揚於場屋間。亦足以策勳矣。時恕齋既繇本路倉使改持東蜀祥刑之節。嗟乎。推是道也。亦安往而不爲民福哉。淳熙丙午秋九月辛亥。建康秦煇書。

易統論

易之作也。所以示天下爲君父者也。其數以天包地。容而兼之者。君父之道也。玄之作也。所以示天下爲臣子者也。其數以地承天。奉而行之者。臣子之道也。是故易用四象而不用五行。用六爻而不用九位。與夫爻用九用六。而六位以二五爲中者。皆虛容而不亢。以待續終之事也。此君父之道也。地有四方。玄用三方。存北極以爲玄。老陽有三十六策。玄用三十三策。虛地三以併天。與夫書年日不書月。而九位以一五爲中者。皆尊奉而不敵。以推造始之原也。此臣子之道也。玄本地道而作。故首與之卦。準易緯之用。而不準易經之體也。或曰。緯非經也。子雲雖準之。其可信乎。曰。卦氣圖。冬至始於復。夫復者。一陽之生也。先之以中孚者。七日來復也。夏至始於姤者。一陰之生也。先之以咸者。亦七日來姤也。孔子贊易。上繫者天道也。其舉七爻而先之以中孚之九二者。冬至起中孚之理也。下繫者地道也。其舉十一爻而先之以咸之九四者。夏至起咸之理也。夫中孚。咸皆感應也。中孚九二。無心之感。先天之生陽也。咸之九四。有心之感。後天之生陰也。大抵陰陽皆由感應而生。故卦氣圖以復繼中孚。而以姤繼咸之義。孔子實言之矣。孰謂非出於子夏。商瞿之所衍述乎。子雲準之。豈妄也哉。

易說卷一

宋 趙善舉撰

上經一 乾至離

乾卦說

卦之始畫也。奇耦而已。一與一爲二。故有奇則有耦。二與一爲三。故三畫而成卦。奇陽也。三畫皆奇。純乎陽者也。名之以乾。謂其健也。耦陰也。三畫皆耦。純乎陰者也。名之以坤。謂其順也。故曰。乾陽物也。坤陰物也。易雖生於陰陽。奇耦之畫。然奇耦不相錯。則乾坤判然二物。何以見陰陽剛柔之用哉。是以純乎陽則偏乎陽。純乎陰則偏乎陰。其純也。固其所以爲偏也。況重乾爲乾。重坤爲坤。六位皆純。而健順之至。聖人作易。得不爲之慮乎。故令乾坤二卦諸爻。皆有惕懼警戒之辭。而惟二五之中爻則否。誠慮其或偏也。古今說者。往往直以乾坤爲天地。而不少致思。亦不復玩味其辭。以求消息盈虛之理。胡不以未有十翼之前觀之乎。乾坤卦下之辭。與六爻之辭。及用九用六之辭。凡二百十七字。自飛龍在天一字之外。皆未嘗以天地爲言。至孔子作彖象文言。乃始詳陳天地之理。特舉其得乾坤健順之大者以明之耳。豈可直謂之天地而不深玩其辭哉。先儒亦曰。爲君爲父。在人之乾也。爲玉爲金之類。在物之乾也。乾坤之理。无乎

不在。而謂乾、坤二卦卽天地可乎。初九在下乾之下，九四在上乾之下，皆未進於中者也。故初有勿用之戒，四有或躍之疑，九三在下乾之上，上九在上乾之上，皆過乎中者也。故三有夕惕之戒，上有亢龍之災。惟二五各居一卦之中，而不偏不過，則中正合德，而皆有利見大人之辭。其所以昭天下後世者，甚明白矣。至如初與四，雖皆未進乎中，而初最在下，其剛健尤戒於輕進，故曰潛龍勿用，曰勿用云者，言其必不可用也。四則出於下卦之上，有時而可進，故雖或躍在淵而無咎。三與上雖皆過乎中，而上處一卦之極，則健之過甚者也。故曰亢龍有悔，曰有悔云者，言其當有悔也。三則猶在上卦之下，其過未至於甚也。故惟終日乾乾夕惕若厲，則可以无咎。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。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遠也。九三之辭詳，猶可勉也。上九之辭直，則不可爲也。聖人之言，纖悉委曲，一至於此，則亦惟恐其剛剛之或偏而已。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，正謂陽剛易過，所以用之者，要不可爲首也。六十二卦皆无用九用六，而獨於乾、坤言之，於其純者而戒其偏且過也。六十二卦之九六，卽乾、坤之九六也。

坤卦說

乾、坤雖以陰陽之純而成卦，然純則乾，坤不交而失之偏，偏則過矣。故乾、坤二卦，惟二五兩爻爲善，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。至於用九用六，又必各有其道，其詳已論於前。今觀坤之卦辭，與夫用六之辭，益甚昭晰。如曰利牝馬之貞，惟恐其順而不貞也。又曰安貞吉，惟恐其不安於貞也。又曰利用貞，惟恐其貞而不能久也。貞而安，安而久，則陰柔庶幾其不偏乎。初六在下卦之下，故有履霜之戒。六四在上卦之下，故有

括囊之戒。皆以陰柔之不得中也。六三在下卦之上。故曰无成有終。戒其須倡乃應也。上六在上卦之上。故曰龍戰于野。戒其盛而侵陽也。皆以其陰柔之過中也。惟二五各居其中。故二之直方大。不必習而自无不利。五之黃裳。能處中一順而獲元吉。亦如純乾之二五焉。若夫履霜。戒於一陰之初。括囊。戒于多懼之位。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。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。則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也。由是觀之。乾坤之畫雖純。要必相濟而後可。一失其中。則聖人必爲之慮。學易者可不玩味於消息盈虛之際哉。

屯卦說

易始於乾。坤者。陰陽之純也。而繼之以屯者。九六之初交也。乾之畫。初交於坤而爲震。再交於坤而爲坎。所謂一索再索而得長男中男者也。畫卦必自下而上。今震在下而坎在上。則乾坤之交。莫先於此矣。故曰剛柔始交。震動於下。而坎險陷之。故曰難生。此所以名之曰屯。而次於乾坤也。剛柔既交。則造化之功見。故大亨。屯難之世。惟正能處之。故利貞。所謂勿用有攸往。利建侯者。深以輕犯險難爲戒。而利在於求輔於濟斯世也。故初九爻辭。亦曰利居貞。利建侯。蓋拯難之道。惟剛健而能謙下者。乃克有濟。初九以陽剛居動之始。又在五爻之下。直濟難之才也。一卦之義。實具於此。是以卦下之辭。與初爻之辭皆同。卦辭曰元亨利貞。此則曰利居貞。卦辭曰利建侯。此亦曰利建侯。卦辭曰勿用有攸往。此則先之以盤旋不可輕動之戒。聖人之意。豈不明甚。故五雖以陽剛得位。而在坎險之中。雖有六二之正應。而陰柔非濟難之材。故猶屯其膏。不免於凶也。處險而无輔。又不能以貴下賤。宜不足以有爲。六二上六皆以陰居陰位。而

乘初五之剛。非惟柔弱不進。皆有乘馬班如之象。而亦有遽如之咎矣。就二爻而言之。六居二爲得中得位。故爲女子之貞。雖應於五。而五在險中。不能字之。屯雖之極。必至於十年反常而後得正應。乃字言其中正。猶可以俟時。亦利居貞之義也。上六則柔過於中。而居險之極。豈長久之道哉。故曰泣血漣如。何可長也。六二曰匪寇婚媾。六四曰求婚媾。往吉无不利。皆指初而言也。初之下二。雖非其應。而當屯之時。陽下陰。有求附婚媾之義。非寇害之者也。六四雖以陰居陰位。而正應在初。有舍己從人之象。故如班馬之退。以求婚媾。往吉而无不利也。二不應初。則十年不字。四能從其正應。則往吉。而孔子謂之明。益可見屯之六爻。惟以剛健而能謙下者爲一卦之主也。至如六三當震動之極。而以陰居陽位。无濟難之才。而躁動者也。故有即鹿无虞之戒。君子必貴於知幾而能舍。苟不度己之不可動而妄進焉。安得而不吝。此亦勿用有攸往之義也。

蒙卦說

剛陷於險。又在艮止之下。所以爲蒙。謂其有所蔽而未發也。卦辭專言童蒙。而六五爻辭亦言童蒙吉者。謂其渾然固有。本無所蔽。莫如童子之蒙也。蒙之所以亨。而可以養正者。以此。說者皆曰。九二爲一卦發蒙之主。羣蒙資之以明者也。其說原乎初筮告以剛中之語。殊不知卦之所謂初筮告者。爲初六而言也。彖所謂以剛中者。爲初六之近於九二也。當蒙之時。陰爻必求陽爻。以發其蒙。然惟切近於陽而下之者。則有發蒙之望。六三以陰居陽位。而乘九二之剛。非能謙下者也。雖見上九陽剛之配爲可應。而不知在

己者无其實。亦上九之所不與也。故曰勿用取女。見金夫不有躬。无攸利。六四上下爲二陰所間。而其爻又獨遠於二陽。困之道也。故曰困蒙吝。惟六五切近上九而下之。有謙恭下善之意。而又下應九二。故曰童蒙吉。而象亦曰順以巽也。初六之於九二。亦如六五之近於上九。故有發蒙。利用刑人。用說桎梏之辭。而象亦曰初筮告以剛中也。若夫九二雖以剛中而有發蒙之資。然猶在坎險之中。不過能自涵養其蒙。以納陰爻之比與應者而已。未能盡去諸爻之蒙。僅如子之克家。非可盡專其事也。故有包蒙。納婦。子克家之象焉。其實蒙之一卦。惟上九能盡發蒙之道。以其艮止之陽。超乎諸爻之上。能定能應。有以出乎其類。而後足以去衆人之蒙也。故不曰發蒙。而曰擊蒙。言能盡去其蒙也。古今解者。但見此爻有不利爲寇之語。因疑其未盡善。而獨取於九二之剛中。亦未之思也。發蒙之道。不過啓其未開之明而已。明固彼之所自有。非發者所能損益也。既已啓之矣。則蒙去而明自生。非於擊蒙之外。復有明以與之也。不然。蒙已去而更求焉。是告子之欲戕賊人性以爲仁義者也。故曰利禦寇。言利於去人之蒙也。曰不利爲寇。恐其用心之過。而反以害其天也。亦因艮止之義而爲之戒也。發蒙之道。无大於此。豈九二所可比也。卦辭曰初筮告。言童蒙求發於我。當決於其疑之初也。曰再三瀆瀆。瀆則不告。言疑已決而瀆告之。非徒无益。適以瀆夫蒙也。初六所謂利用刑人。用說桎梏者。言發蒙如施刑於人。既刑則說其桎梏。刑既施而猶桎梏之。則非君子用刑之本意。故曰以往吝。言過此則吝也。初筮則告。刑人則說其桎梏。所謂利禦寇者也。再三則瀆。以往則吝。所謂不利爲寇者也。聖人既於卦辭詳陳此理。而又於初上兩爻推明此理。學者尙何疑。

耶。

需卦說

需之爲卦。不特以乾剛遇險而致須待之戒。九五之剛。雖居中得正。三陽又自下而進。爲己助。然五方在險。亦不可不須也。故曰。君子以飲食宴樂。而九五亦曰。需於酒食貞吉。言吉所以爲九五之戒明矣。其曰晏樂飲酒云者。言當涵養以俟時。非謂晏安以自怠也。蓋純乾上進。往則有功。不患不能出險。但患不能俟時而失輕重爾。此聖人所以于四陽爻皆致戒也。初九去險尙遠。故戒以需于郊。而利用恒。二則漸近于坎。故戒以需于沙。而小有言。三則切近于坎矣。故言需于泥而致寇至。曰郊。曰沙。曰泥。皆以去坎水之遠近取象。曰利用恒。曰小有言。曰致寇至。皆因其遠近之殊而爲之戒。曰不犯難。曰衍在中。曰敬慎不敗。又所以明三陽處需之道也。初則謹之于始。二則中而裕。三能敬謹。猶不至于敗。則其爲純乾剛健之戒。豈不委曲詳盡哉。若夫陰爻則欲其亟去。而不可以需。故六四曰。需于血。言陽剛方進。陰或需而不去。則必爲陽所傷也。曰出自穴。言當亟出以避陽也。上六曰。入于穴。有不速之客三人來。敬之終吉。言三陽方來。亦惟入穴以避之可也。此兩爻。皆言陰之不可以不需也。四居坎下。故言出穴。上居坎上。故言入穴。其爲敬慎以避陽剛。則一而已。

訟卦說

訟。上剛下險。有訟之理。天水違行。有訟之象。世皆知之矣。然九二之剛。望於二陰之間。而與九五不相應。

亦所以爲訟也。剛而居中，則爲有孚，遇窒而惕，則中斯獲吉。孔子曰：剛來而得中，蓋謂此一爻也。曰終凶者，言雖有孚信，而又能惕懼，猶不可以終訟，則訟其可以成乎？故六爻之間，以六處初，以六處三，皆陰居陽位，非健而欲訟者也。故初有不永所事之吉，三有貞厲之吉，以九處二，以九處四，皆陽居陰位，雖欲訟而不能者也。故九二不克訟，必至于失衆，知懼而後无咎。九四不克訟，必能自反，知變而後有安貞之吉。惟九五居中得正，爲聽訟之主，所謂利見大人，尙中正也。故獲元吉，上九則健之極，處訟之終，所謂終凶者也。故雖以訟受服，而不免三褫之辱矣。需之九二，陽居陰位，非健而進者也。其位應乎坎之中，而其爻則不應，故曰小有言，終吉。取其中而能需也。訟之初六，陰居陽位，非健而訟者也。雖已在坎體，而近乎中矣。然陰柔決不終訟，故亦曰小有言，終吉。取其能謹於訟之初也。坤之六三曰：或從王事，无成，有終。以其陰居陽位而戒之也。訟之六三亦曰：或從王事，无成，而不言有終，則以其訟之不可終也。學易者要以類通之。

師卦說

坎險也。坤衆用，亦順也。兵凶器，戰危事，險莫甚焉。衆行險上，師之象也。行險而順，師之道也。此坤上坎下，所以爲師也。卦辭所謂師貞者，師以正爲本也。所謂丈人吉者，丈人，長者之稱，必不嗜殺人者，能吉而无咎也。夫五陰而一陽，則一陽固羣陰之所宗，然陽居五則爲比，大君得位而上下應之也。陽居二則爲師，人臣處此，惟行師用兵而後可也。故彖曰：剛中而應，言二以剛居中，而得六五之正應也。九二又曰：王三

錫命而象亦有承天寵懷萬邦之辭。言二雖以中而獲吉。亦惟天子有以委任寵嘉之爾。九二任帥師之責者也。又以陽處陰位而得中。然聖人必諄諄推明六五正應之吉。以詔天下後世者。於以見人臣有權得衆。皆其君寵任之所致也。不然剛中而不應。則惟怙兵自大。其不陷于背叛滅亡者幾希。安得師中之吉哉。聖人不特於此爲人臣之訓。又於六五爲人主之訓。曰田有禽。利執言。无咎。言禽之犯田。執之爲有辭。如弔民伐罪。而師出有名者也。故可以无咎。蓋六五以柔居尊位。決非好大喜功之君。所謂丈人之无咎是也。古今說者。皆以丈人爲主。九二而言。殊不思帥師之權。雖在乎將。而興師之權。實出乎君。帥師固貴乎剛中。而興師當出於不得已。此六五之所以爲丈人而吉无咎也。曰長子帥師。弟子與尸。貞凶。則因六五爲將之訓也。既不得已而用師。又得剛中之臣以任之。則帥師之權。俾二專之可也。不然任之不專。而衆或得以主之。則稟命不一。取敗必矣。故雖正亦凶。此又以六五之柔。而恐其易惑也。在下四爻。惟六三以陰居陽。處非其位。而又在坎險之極。乘九二之剛。有出位犯分之象。故爻辭先有與尸之戒。而于六五加詳焉。聖人之意。亦何明哉。若夫初六出師之始。惟戒失律。六四陰柔之至。以自知其不能。而左次爲无咎。上六用師之終。而策勳行賞。戒以小人勿用。凡師之道。始末盡矣。然惟六五一爻言執言之利。而餘爻終不言亨利。其曰吉者。又必繼之以无咎。謂不如是則不免有咎也。嗚呼。兵其可以輕用哉。

比卦說

一陽得中得位。而五陰從之。有比之象焉。陰之從陽。雖不可以苟合。亦不可以後時。故原筮元永貞无咎。

謂再三卜度其長人之仁。能久而不失其正。則比之方可以无咎。明九五之剛中爲可比也。不事方來。後夫凶。謂羣陰不能自安。方當就陽以求安。而以獨後也。烏得而不凶。明上六之乘剛爲不知所比也。是故易中六爻。貴於正應。其近而相得。亦不必應者也。惟比之諸爻。則不論其應之正否。而專以比於五爲吉。蓋陽剛中正。得時得位。可以爲天下之主。則天下之人。捨九五將安歸乎。今夫六二之於九五。正應也。故曰比之自內。貞吉。言二自內以比於五。非五之求比於二也。六四當應於初。兩陰不相應。獨取其近而能比於五。故曰外比之貞吉。言外有可比。則爲正吉。不必應初於內而後爲正也。初六曰有孚比之。无咎。非特相比之始。貴於誠信。亦言九五之中。實爲有孚而可比也。曰有孚盈缶。終來有它吉。言誠信苟充。雖如缶之盈。終來相比而吉也。然而必曰有它吉者。它之爲言。在彼而非必於一者也。謂初能求有孚者。而比之固不必偏於所應。而謂它之必不可也。深言其當舍四而從五也。以二比五。則爲自內以四比五。則爲外比。以初比五。則爲它吉。諸爻之義。斷可知矣。惟上六乘乎九五之剛。而不知比乎五。又在比之終。坎之極。所謂後夫者也。衆陰皆有所宗。而已獨無之。是无首也。其无所終而凶。宜矣。六三應乎上六者也。故亦有比之匪人之傷。則當比之時。可不惟九五之從哉。又嘗論之。九五之所謂顯比。以其陽剛中正。而顯然爲天下之所比也。然必曰王用三驅。失前禽。而後邑人不誡。吉。陽剛獨用。恐其或過於剛也。知三驅之禮。舍前禽而不敢盡取。則用九之道。庶乎其盡善也。大有之卦。柔居尊位。而能大有者也。聖人於六五。必曰威如吉。亦恐其過於柔也。于比之剛。而曰失前禽。于大有之柔。而曰威如吉。聖人之以中道詔天下後